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从实求知

——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迎新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今天来和大家见见面，说几句老话。

首先祝贺你们进入北大之门！北京大学不仅校园风景好，而且学识高，是我们提高自身各方面素质和水平的好地方。希望大家能珍惜这个条件，在这里度过一生中很有意义的时光。

整整 70 年前，也就是 1930 年，我像你们现在一样，步入这个未名湖畔的校园，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当时这里还是燕京大学。现在已经 70 年过去了，我又回到这里，做这个讲话，我感到很有意义。

现在的同学们已经不太容易理解我们上大学的那个时代了。比如，我当时来这里上学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是所有老师都用英文名字，当时系主任许仕廉用的是英文名字。在中国的大学里，中国教师不用中国名字而是用西方的名字，在现在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当时我记得惟一的例外是吴文藻先生，吴文藻先生没有英文名字，他只用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件事来看，现在的学生恐怕很难理解当时的时代。

我当时为什么选择进社会学系学习呢？我是从东吴大学转学来燕京大学读书的，原来学的是医科，学了医学的预科。我其实本来是想到燕大来念心理学，但后来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是人的身体的问题，也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的病，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研究社会，了解社会，所以我决定改行念社会学，当时的想法还是想寻找能够解决中国存在问题的方法。

进入燕京大学后，我本来是埋头读书的。但是后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教授来燕京大学讲学，使得我们这些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记得当时派克教授第一次上课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不是来教你们念书的，我是教你们写书的”。他说要研究社会，就要进入“人”的生活中，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里。他说，在这所燕京大学校园的范围内，来来往往一共只有几百人，而且都是特殊人群，这不是真正的社会，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要研究社会，就要走出去。派克教授不仅这样说，他确实身体力行，他带我们去校外参观，到北京城里，看各种社会，比如像天桥那种地方的社会，看底层的社会，看穷人的社会，看犯人……总之，他要我们到“真实的社会”中去看不同的人，要能够把这些不同的人的状况和思想讲出来，写出来。他教导我们说，社会学研究永远不要离开“真实的生活”……。当时，派克老师的思想对我们这些学生影响很大。

在燕京大学学习后，我进了清华大学的研究院读研究生，师从史禄国老师，他也强调学术研究要面向实际，他叫我先学“人体的历史”，就是学习体质人类学，要能够对人体进行科学测量。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老师们的教诲，仍然感到耐人寻味。科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人”接触“实



际”的过程，要想真正研究社会，不能只相信书，而是要首先直接接触实际。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反映实际，要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特别是人类学的方法。因为我们自己是“人”，我们研究“社会”其实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能脱离自己的生活。本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们进入了芝加哥市的社会实际中，通过联系实际，成功地发展了社会学。搞自然科学要有实验室，社会科学同样需要“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就是社会现实。研究社会科学，就要进入社会实际，要大量地做田野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70年前派克老师和史禄国老师就是带着我们这些学生进入了“社会实验室”。

在七十年代末我国恢复社会学时，我就希望它能被重新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社会学；要想保持科学性，就不能脱离实际。我主张中国社会学研究要吸收人类学的方法，就是因为它比较适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我本人花了很多时间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农村，了解农民生活，对我来说，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分，名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深入实际，就是我经常说的“从实求知”。对于你们这些进北京大学学习社会学的学生，“联系实际”是第一点要求，你们要从实践中学习，要在实际中把学问做出来，这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社会科学要想成为科学，就不能脱离实际。

我象你们这个年纪到燕大，然后到清华，然后又去英国，28岁回国。回国后，我在云大、联大教书。我教书时，一般没有长篇大论，而是注重通过启发学生，用联系实际的方式学习。当初派克、史禄国老师都是用实际行动去带学生的，他们强调教学相长，作老师的要鼓励学生自己去看实际，老师要启发学生到社会现实去看。教师的责任不是简单地“贩运”知识。教学工作是应该帮助学生开门、开窍，不是一味地灌输。在研究工作中，师生不能分离，“教”和“学”要互相促进，互相启发，要象派克教我们“写书”一样，关键是指导学生学会如何思考和表达。科学没有标准答案，科学是一个探索知识的“过程”，科学是知识的“发展”，在这方面，中国传统上某些死记硬背式的教学方法不行，需要改进。我们同学在学习中不要念死书，要能够提出问题，要思考其中的道理。关于这些问题，我在前一段时间自己“补课”时写了《补课札记》，其中谈到派克老师从实践中培养人的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

同时，知识还要“社会化”，就是说知识要成为社会公众能听得懂看得懂的东西。真正好的文章是要让别人能够看懂，而不是谁都看不明白。

现在，社会学在中国还是刚刚开始，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学科刚刚开始被社会公众接受，在全世界也是刚刚开始被普通人接受。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学，是因为人要懂得自己怎么生活。社会学是面向现实生活的学科，它也必须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断创新的学科。现在社会变化的非常快，21世纪是不那么容易“进入”的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原来一直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主要是“乡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化；现在接下去，又有了一个新的时代——信息时代，它将带来什么？还没有人能讲清楚，这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奥运会上有个项目叫“三级跳”，中国社会正在处于三级两跳的阶段，现在从传统乡土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还没有跳完，又面临一个信息社会，这种局面和处境，要你们去研究。我自己现在是“跳”不起来了，我没有能够进到这个时代中去，你们一定要“跳”过去。

我们要研究新的时代，就要掌握新的工具；要看人同人的关系的变化，就要研究人们之间新的交往方式，比如现在已经有人在互连网上交朋友，户联网的出现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这其中的道理还没人能完全讲清楚。电脑网络的出现，也使得经济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有乡镇企业家用网络进行交易，出现了网上客户，以后如何变，还无法预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在信息时代，“乡镇企业”这样的名字可能已经太“土”，不能再用了，无法反映实际情况，现在越来越多地用“中小企业”之类的名字，这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变化。

我现在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用刚才校长的话说，我是下午2点半的太阳，我们见面机会也是有限的。当然我会尽量多来。我现在还在尽可能多地工作，把我的想法写出来，最近刚刚写了《九十新语》的系列，一共五本小册子。我们大家都一样，要不断创新，思想不能停，一定要跟上时代。我现在已经活了九十岁，看到的已经很多了，但是总是感觉到有新的东西在出现，永远感到有更多的东西要学习。像现在的城市建设、软件、通讯，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我们社会学应该关注的现象。社会中也有“软件”的问题，像“社区建设”，就属于现代都市的“软件处理”，涉及到这方面的社会资料很多，我们学习社会学的同学要认识这些现象，要追得上社会的变化。我本人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但你们年轻人要抓紧，要跟上，这第三级跳要跳一跳试试，不要被落下。

我很高兴今天能与你们见见面，和你们见面能够使我得到活力，吸取新生力量，以后还请大家多帮助。谢谢大家。
(于长江整理)

【译文选载】

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社会之难题¹

John Rex (约翰·里克斯)

周莉 译

概要：在不列颠群岛，对于多民族和吸纳少数民族移民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上的两个不同难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民族主义理论，而第二个问题则与移民和社会阶层有关。本文试图根据帝国和多民族国家的一个主导观念将这两个难题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立场，在本论文的第一部分探讨英国国内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民族和民族主义，而后殖民地社会宗主国移民结构则在第二部分探讨。虽然本文是以英国为例展开分析的，但是这样的分析也可以延伸到其它多民族案例和其它类型的国际移民。

关键词：帝国、全球化、移民社会、多民族、多元文化主义

民族上的冲突范例

这两个不同的范例与英国近年来民族问题的发展相联系。其中一个主要来自于埃纳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 1983)和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 1986)的著作，并与民族和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相联系。另外一个则来自于后殖民地社会的移民问题，并与加勒比黑人和南亚社会群体结构以及他们与英国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有关。两者都只能满足于通过那种社会阶级分析的方式来试图解释民族问题。现存的这些争论范例反映了那些宣称与种族和民族问题有关的学术杂志的历史。《种族》(Race)杂志已经被《民族和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¹ 本文原载于《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0, Number 3 (July, 1997), 第455-473页。

